

1991年,我作为写作勤奋的青年作家被上海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吸收为会员,有幸参加隆重

的成立大会,目睹首任会长陈伯吹先生,副会长任大霖、李楚城等前辈对这项事业的执著和坚定。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欣慰的是,这项事业在缓缓地延续:在上海作协大院门口,依然挂着协会的铜牌;三十年间,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的步伐从没有停滞;还有了美好的传承,后来者们仍在奋斗不息,任大霖先生的公子任哥舒先生如今也在协会担当重任。

在东京,几乎同一时段也成立“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会长前川康男和任大霖先生一见如故,结为好友,他们以博大的国际视野和文学理想,促成中日儿童文学、美术的广泛交流。印象中,前川康男先生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口才也极佳。

1993年8月,我随李仁晓先生等应邀赴日本参加在福冈宗像市召开的亚



扫码生活 (中国画) 卢 沛

一缕微光照见青铜的斑斓,令观者生出悠悠的思古之情。此次大孟、大克二鼎重聚于上博,可谓金石之盛事。

大孟鼎与大克鼎分别制于西周康王与孝王时期,那是青铜艺术的高峰成熟期。二大鼎皆为重器!尤为重要的是其精湛的大篆铭文,且文字甚多,大孟鼎铭文共291字,大克鼎铭文共290字,可谓洋洋大观。

据说清代大孟鼎入藏潘祖荫家,仅由陕进京时运费即不菲。吴昌硕跋大孟鼎拓片有记:“孟鼎出陕西,左文襄(左宗棠)督陕时,潘文勤(潘祖荫)函索出数千金鞏鼎入都。”潘氏喜得宝鼎,请王石经

金石之乐

唐子农

李仁晓、沈振明先生等带领下,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记忆最深的有战争儿童文学研讨会、《战火中的孩子》中日版本的出版、上海交流中心成立十周年研讨等等,双方在文学美术交流,研讨儿童文学发展大计方面,做出瞩目的成绩。2009年,我当选为协会的会长时,内心惶恐,前任会长们立下很高的标杆。在众多同事和理事们的支持下,达成共识,大家探索了协会发展的途径,努力增强学术气氛,为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谱写新的篇章。

三十年间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我有幸结识不少日本朋友,建立友情。虽时至今日,我会说的日语不超过三句,但每次和日本作家、画家交往、交流,感觉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难题:大千世界,流光溢彩,我们如何抗拒浮躁?如何审美,如何迸发我们的创作激情?如何写出有永恒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何让新一代的孩子们欣然接受文学的洗礼?

记得在一次中日儿童文学的研讨会上,一个尚未成名的日本作者发言,说预感自己一辈子成不了闪耀的星,只是一个普通人,但照样会努力几十年,默默地燃烧对文学的挚爱,最后也不会后悔。日本的作家、画家朋友中,这么一种清澈的奉献,默默地燃烧的不少,那些人和那些事,常常如同放电影似

篆刻“伯寅宝藏第一”印。

说起金石雅玩,文人们更爱金石拓片,每喜于拓片上题跋,或考据,或抒发思古之情,一往拓上下左右,累累题跋,除了书法美观之外,含信息量极大,所谓“金石癖”即是。积年也总算是收齐了此二鼎铭文的旧拓,喜欢之余,自刻:“吉金乐石”以记。

雅玩拓片之乐在于展玩间真切感受到了金石文字的信息与温度,零距离观看金文古奥质朴的结构与线条,晨夕醉心。

然仍不敢自称痴爱,曾于一旧拓上见一收藏印:“性命在兹”。那才是深入骨髓的痴爱,于此面前,何敢言痴?

肉汤团

我爱吃肉汤团。

肉汤团应是上海好点心之一。广州没有汤团店。小时候在广州也吃汤丸,都是家里做的,一个面粉团里面放一小块黄糖而已。上海宁波汤团是名牌,肉汤团更是妙品。

我上班时经过美心汤团店,总去吃两只,当早饭,当中饭。如今还请孩子买回家品尝。

手抓饭

在菲律宾,饭是用手抓起来吃的。我第一次用手抓饭吃,却怎么也没法把饭吃进嘴,饭都在手指间漏掉了,只好吃牛排。大家不相信,不妨试试看用手抓饭吃,看能把饭吃进口不。一定吃不成!

我们祖先发明用筷子和碗吃饭,真聪明!

给广东点心师傅的信

尊敬的广东点心师傅:

我是广东人,从小吃广东点心,上茶楼总是一盅两碟:虾饺、烧卖。到上海,见糯米烧卖,以为上海人只吃糯米烧卖。后到浦东搞社会主义教育,到一个镇,竟然有猪肉烧卖,不是一小碟,而是一大盘几十只一起卖。

昨天家里买来广东烧卖,竟是鲜虾烧卖,吃起来跟吃虾饺一模一样,毫无特色。

因此我建议,烧卖可以不是肉烧卖,但不要是鲜虾烧卖,可以是虾米烧卖、虾干烧卖,有其特色。这样烧卖就有烧卖的特色了。

行吗?请考虑。

谢谢一直给我吃的快乐!

爱吃的老广东

的在我眼前闪过。

难忘片桐圆女士翻译《男生贾里》期间,写给我的很多封笔迹粗大的来信,每封信那么厚,很少寒暄,几乎每一句话都在拿捏作品。翻译家寺前君子女士翻译《小辫子丫丫,大个子力力》,还去日本图书馆查找,制作一份我历年出版的完整的作品目录,齐全得让我惊讶。

我一直珍藏着和好友中由美子女士互相写过的信件和邮件,念及她在病中翻译《我是花木兰》的情景,她永远浪漫,永远追求美,永远富有工作激情,我至今常用的一面小镜子,是她二十年前送我的,今天怎么看,还是全世界最雅致的。

我还想到鸟越信教授,年逾古稀时他拉来赞助,在大阪组织一场美轮美奂的中日幻想文学大研讨,唤起很多人创作幻想儿童文学的悟性。

记得2015年初,我们一行受邀去和歌山静子女士的画室,她在狭窄的楼梯上走动,取来好看的器皿,亲自设家宴招待,她画室里的画稿和文稿高高地堆着,那是一个原本没有一丝闲暇的老画家,却

舍得花费宝贵的时间为大家创造温暖的交流空间。

印象深刻的还有现任日中协会的会长,儒雅博学的渡边晴夫先生,他年纪大,但每次交流一丝不苟地听,详尽地提问和解说,说透一些细节,他中文说得很溜,业余翻译过很多中国文学作品。还有日中交流中心的成实朋子秘书长,她是来中国、来上海最多的日本朋友,好几次她背来日中交流中心编的《彩虹图书室》分送大家,双方交流过后,她匆匆去上海书城购买中文书,随后带回日本。

2019年日中儿童文学交流中心在日本神奈川文学馆开会,邀请我作中国儿童文学30年的演讲,翻译家河野先生主持,他特意带来很多收藏的老版本中文书籍,其中一本《秦文君中篇小说选》,是我第一本作品集,恰巧是任大霖先生写序,任哥舒责编的,纪念着他们父子的默契,书的第一版是1991年出的,令我感慨了好久。

感谢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它是一座在我心中清澈了30年的桥梁。

小时候,日子过得艰难,母亲曾对我说,只要你们五个孩子都健健康康长大了,就有希望。也听到一位乐观的朋友遇坎后,信心十足地讲,生活中不免有磨难,跨越了,希望就在前面。可是,当你面对的困难无解,你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让你看到希望,你心中还会有一缕让你坚守的阳光么?

认识这样一个男人。

他从农村来,在城里读书,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当会计,要娶公司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丈母娘不忍心啊:农村的、矮个,凭什么嫁这样的男人?比他大一岁的女子,却跟定了他。

人到中年时,先是儿子出了状况,白患一种很少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行走困难,不停摇头,表达不畅,自理有碍,只能在家养着。还好,夫妻两人照顾一个孩子,过得去。至于孩子的前途,不去想了。

“还好”了没有多久,老婆得了恶性脑肿瘤,手术切除,是早期。他家里、医院两头管着,忙,累,但还有希望。说起老婆的病,他没有沮丧。

这微渺的希望维持了几年,老婆又患甲状腺癌,再手术,也还好,仍是早期,且非脑癌转移。他仍在心里存着希望。这希望的火苗有多大?从他脸上看不出来。每天早上,菜场、厨房、医院,再去上班。中午,回家,给儿子烧饭,自己也混上一口。下班,再去医院。

老婆回家养了没多久,突然摔倒中风,又发癫痫,不能言语,无法行走了。躺在康复医院病床上,两眼直瞪瞪望着他,叫不出他的名字。偶有一醒,说,我不愿再回家了。

从此,这“希望”两字,他不敢去想了,它飘渺去了找不到的地方。生活之路,生命之途,也无法往前看了。

那一次见到他,看他精神尚好。我劝他自己保重。他说,还好,还好。向我复述每天从家、菜场、医院、单位、家、医院的行走路径。我听了有点喘不过气来。发现他隐忍着疲惫。

这疲惫,不仅仅是身体的累,而是让“希望”这两个字搅的。一个男人,为两个最亲密的人,每天马不停蹄地奔波,又远远地避开“希望”这有着光亮的两个字时,他能靠什么去抵御劳累?

他曾经说,事情总还得一件一件做,这是没办法的。老婆、儿子的病况,他不会说好起来,也不说会坏下去。他只能想着今天一件一件事,怎么做。

言谈之间,只是从来没有流露过一句:这是责任。“责任”显得太硬,生活中,太硬的承受往往会加重疲劳,而且,容易折断。

那一次,他说了几句和妻子在一起时的过往,还算红润的脸色中便泛出浅浅的笑容。犹如一块巨石重压下,在缝隙间开出了一朵淡淡的花。这让我觉得,他劳累的身体里,有一种情感在滋养着,这种情感,是年轻时的爱情与年长后的亲情的叠加,柔软而具韧性。

这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成了长燃于他心中的火,逼退了角落里那些无望的灰暗。即便看不见远方的希望,心中的温暖,让这个男人每天跨出家门时,挺直腰板,步履依然可以踏实。

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做着看不到希望的事?如果他心中有爱,他会得到爱的抚慰,力量便滋生于他的体内。他、他爱的人,以及他创建的这个家,也还是幸运的。

邻居大妈看着他拎着乡下的土鸡过来,对他的丈母娘说,你女儿一家多亏了这个女婿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沉默着,不再言语。

这时候,丈母娘不会不想,“农村的”“这么矮”,在生命的浪涛颠簸里,这算什么呢?以此取舍一个男人,何以成为一种标准?

面对无望

宁

白



我从不曾想过,工作的第一天是从“小黑屋”开始的。

一周内掌握“十指机台盲打操作法”、两周内熟记部门的几十个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三周内掌握近千个分机和服务需求、四周内背出几千个常用直线电话、五周内考出上海市普通话测试培训中心一级乙等语言能力证书、三个月内掌握各委办局及其处室的主要职责……

那年我18岁,懵懂的我并不清楚接下来的岁月会遇到什么、经历什么,又或许对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但我明白,上海市人民政府总机将成为我职场生涯的庄严开场,而人民大道200号,这幢威严肃穆的市政府大楼,将是我人生中步入的第一个社会之门。

23年前的那个不成熟的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咬紧牙关练习,这些往事在回忆中,至今似乎仍能感受到那种无

边无际的压力与苦楚,以及深藏其中的倔强。

我曾简单地以为,咬牙度过艰难的岗前培训就算是胜利,但事实是,更大的考验是在正式上岗后。

我清晰地记得,初始上机接听市民群众信访电话不够积极,被领导严肃批评:“市政府总机不同于其他总机,没有责任感和同理心,就肯定干不了,干不好!”

“老百姓没有急事、难事,怎么会给市政府打电话?你自家要是有事,你不着急?”

“好好想清楚,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想明白,才能上机上岗!”

是的,经历了一次差点下岗的磨难,我终于领悟了市政府总机的真实含

义,作为政府服务的窗口和连接市民的桥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真切地体现在话务服务的一言一行中,谁能说一句善意的、理解的、帮助的话语不重要呢?业务技能练习确实很苦,但更重要的,其实是那颗感同身受的心。

就这样,我在被誉为“上海第一总机”的荣誉集体中成长起来。

2004年,我跟随市机管局时任局长前往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讲述上海市人民政府总机的故事。这也成了我内心深处永不消散的“光”,照耀着心底那株绿色树苗不断地生根、发芽、壮大。

2012年11月,我被推选为全国党代表,跟随着上海市代表团72名代表,前往北京,参加神圣的党的十八大。

这是宛如奇迹般的人生经历,宝贵,火热,激动,还有无处不在的亲切。

其实,我能当选为全国党代表,代表着全体上海机关事务人在65年来的日夜坚守和涓涓细流般的担当奉献中,创造、积淀出了优质服务、满意保障和创新驱动、改革发展的神奇力量,让甘于幕后、默默无闻的机关后勤人走到了台前。

为此,我感动、感激、感恩,并将这份来自党和集体的鼓励与信任,凝结成内心深处温暖的矢志不渝的初心,砥砺追随着这个如同“光”一般的集体,持续扎根泥土,护佑红花,向阳而生,向光而行。

十日谈

明日刊登一篇《那些不能忘却的援建回忆》。

后勤保障你我他

责编:徐婉青

前不久,男人的妻子还是离他而去了。他心中依然缠绕着对妻子的爱意。他把老婆的手机带在身上,不知道是想留住妻子的余温,还是想替妻子接听电话。一个不善饮酒的人,天天晚上喝起了啤酒。喝到血糖高达20多,突然想到,还要照料儿子!回头一看,窝在沙发上的儿子,正低头盯牢手机,咧着嘴角。

他对我说,丈母娘他依然会经常去看望的,她年龄大了。

